

上卷 靈界窺奧
下卷 道系探源

有神論

杭海自署

丁 韋 良 序

PREFACE I

By Rev. W. A. P. Martin, D.D., LL.D.

有
神
論

英
文
序
一

The writings of W. H. A. P. Martin
are marked by freshness of thought
and vigorous expression.

His leading object is to turn
the minds of his educated countrymen
to the study of our Holy Religion,
and he appears to be destined to
occupy a high place among the
Christian writers of this age.

W. A. P. Martin

Paul Froth

三

July, 1916

民國五年十二月刊

路 崇 德 序

PREFACE II

By Rev. J. W. Lowrie, D.D.

有
神
論

英
文
序
二

It is most interesting to note the fresh treatme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Chinese scholar, of the living, profound and momentous themes that are discussed in this little volume—a treatment which furnishes another testimony to the originality of the Chinese mind.

The author brings to his task a bright intellect, broad literary culture plus the invaluable training of the editorial room, high ideals, and such enthusiasm as the earnest contemplation of these great truths is well fitted to inspire in a humble, inquiring heart.

May the work stimulate widespread and fruitful discussion, and guide many a reader to the place of repose and confidence which its author has found. 四

J. W. LOWRIE.

November, 1916.

SHANGHAI.

有神論總目

丁韋良序

路崇德序

上卷

靈界窺奧目次

引論一

Introduction

造物論二

The Creator

宇宙論三

The Universe

真我論四

The Real Ego

性理論五

The Reality of the Spiritual

靈魂論六

The Soul

附錄伍廷芳博士通神學演詞二則

靈魂不滅論七

The Soul Immortal

有神論 目次

有神論 目次

11

靈魂世界論八

The Soul's World

魔鬼論九

The Spirit of Evil

聖靈論十

The Spirit of Goodness

下卷

道系探源目次

原性十一

The Nature of Man

原道十二

The Way is the Word of God

原教十三

The World's Teaching Summarised in Christ

原天命十四

The Will and Word of God

原真宰十五

The True Lord

結論十六

Conclusion

卷上
靈界窺奧

引論一

天下事有最可怪者。位裁判以聽訟。不鞫原告被告兩造之供詞。而遽斷其是非曲直焉。但云爾被告也。自是無理於原告之前。吁。可怪也。手天秤以衡物。不求砝碼。物體二者之重量。而遽決其大小重輕焉。但云此物體也。自應不過乎砝碼之重。吁。可怪也。爲神學與科學之裁判。持神學與科學之權衡。不審有神無神兩派之學說。爲何如而遽斷其虛實眞僞焉。但云彼宗教派也。自不能超越乎科學之上。吁。可怪也。今夫斷論神之有無者。必將世界無神派之學說搜羅而盡讀之。又宗教家有神派之理論。悉心而考究之。然後滙兩家之說理於吾心。吾得而裁判焉。權衡焉。如老吏斷獄是非曲直。不能遁其形。市儈持衡大小重輕。不能差其數。視優劣以爲取舍。準高下以爲去從。不寧惟是。各有所短長。則從而截補焉。各有所偏倚。則從而折衷焉。抑或皆不可取。則一并棄之。由吾特行改創焉。如是始得謂之學者。始得謂之名家。今我國學子不然。其從無神之說。以斥宗教也。非惟對於宗教未嘗窺得一斑。卽就科學方面言之。彼亦何嘗入其堂奧乎。試問以科學斷無神果何由以證其說。本今日科學之試驗。果曾得無神之確據矣乎。彼則習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非敢眦睚同學我

固亦在其中。又試問以宗教主有神果何所見以指其謬。即今日宗教之說理果曾爲科學所駁倒矣乎。彼則瞠目而不知置詞。結舌而無以爲對。我固亦在其中。夫如是而猶斥神學爲荒唐笑眞理爲迷信。詎非可怪之尤者耶。

僕之反對神學。自反對景教始。當時謂凡景教中所有教義。罔不樂聞。唯對於神鬼靈魔之說。驟焉聞之。則逆於耳。棘於腦。其刺戟殆不可暫忍。曾謂景教中不罕哲理。奚必沾沾焉假此等迷信字樣。以驚世駭俗爲哉。故余當日所最不滿意於景教者。卽此等迷信之名詞是然。余之所以敢貿然決其爲迷信者。以此等名詞妄誕不經而非眞理也。然余之所以敢貿然決其爲妄誕不經而非眞理者。則本之科學爲定義也。雖然。非本之世界各國今日之登峯造極所發達最高度之科學爲定義也。乃本之余個人所曾經習知之一小部分之科學爲定義也。嗚呼。以余個人所曾識之一小部分科學爲定義而評議夫世界各國數千年來通人宿學所講求研究之神學崇拜信仰之宗教。且決然斷其爲迷信。是何異於坐井觀天者不自知其所居者是何地位所見者果否全體而但就其自己所知已見之一最小部分。或蒼蒼或冥冥。或蔚藍或碧落。遽侈然詡然搖其唇鼓其舌。肆談天口而闡說天理者乎。不寧惟是發一言且自以爲是確定的持一論。又自以爲是絕對的。嗚呼。不爲人嗤。

亦爲牛笑矣。噫。不有科學之知識。何敢自鳴其見之高。而不知惟其有科學之知識。乃足形其人之陋。（我固亦在其中。）是科學者。不可不事研究。若僕之科學者。管窺蠡測。侈然自滿。又寧不研求之爲愈也。何者。所益之智識有限。所遺之愧慙實無窮也。僕今見我國學子。其不蹈僕之覆轍者。殆弗多得。不辭譴陋。略論神學與科學之理。是否刺謬。抑交相發明。以爲同學之芹獻。而一洗其坐井觀天之恥。是則過來人現身說法。亦卽對同學之一片婆心矣。

造物論 I The Creator

丙辰之秋。八月既望。嗽瀝子僑居申江旅舍中。舍外故曠地。廣袤數畝許。晚課倦。輒捫腹來。竭於其間。仰見銀河在上。皎月懸空。照澈塵寰。毫無渣滓。惘然念蒼茫宇宙。果有所謂造物耶。大地迴旋。星月摻繞。其行也有軌。而進也有常。假使日有毫釐之差。月積歲儲。必有傾軋之一日。而鴻鈞既轉之後。迄今不知幾億萬年矣。謂必無主宰而綱維之者。則何以無意識之星球。宛然爲有意識之運動耶。徘徊間。月色空濛中。遙見對向一人來。近余審睇曰。遲子已久。乃在是耶。言次。有麟麟而過我者。友人呼曰止。於是共登人力車。載而去。

亡何至一處樓宇高聳。車馬填門。攘往熙來。途徑爲塞。友人挈余入。則見有隆準臯矚者。口講指畫。嚶嚶語壇上。壇三面迴廊。十數楹。學界來者。背疊肩摩。萬頭攢動。余與友人就位。壇

上人宣言云。

自來水管。諸君見之審矣。雖支派縱橫。達於萬數。而其高下之度。總無能逾乎其來源。今之飛潛動植。粲然雜陳於諸君之前者。無非造化中之一支派耳。吾觀於一花一木。核芽相生。枝葉裒褻。敷榮甲坼。蔚然可觀。不有來源。則已不然。則其來源所具有之能力。雖至下之度。亦必與此花相韻。乃或者曰。水管之源。所共見。花木之源。未嘗聞。則請與諸君談實驗。昔敝國有博士者（述者忘其姓氏）嘗謂「植物無他質。與生而已有質。斯有生。有生斯有質。從無質外之生生外之質。謂生命不原於物質。而由於太初造物之賦。予豈不謬哉。」然是猶臆說耳。博士欲從而實之。乃擷一莖之草。去其含有之生機。而不傷其本來之體質。納之瓶中。貯以淨水。封置其口。而令空氣不得流通焉。越日而視之。有斑黃之色。若苔莓然。於是譁然而相告曰。吾固曰有質斯有生。誰得謂必原於太初造物之賦。畀乎於是。宇宙創造之說。幾乎一蹶而不可復振矣。

居亡何。乃客有款關而告者曰。非也。吾子。左持瓶。右奉水。彼蠕蠕然。生活運動於空中水中。而爲目力所不能及者。不知幾百千萬也。未足憑。主人曰。有是哉。於是集諸家於一室。更驗之。越日而視之。瓶中水草如故也。客曰。何如。主人曰。請寬三日而後復命。三日而視之。如故。

也。客曰。何如。主人曰。請更寬三日而後復命。其後三日三十日三月三年。至於今三十有餘年矣。而一瓶之封置。仍如故也。儲之敵國博物院中。今之人過之者。猶不禁嘖嘖歎爲某氏之試驗瓶。由茲而還。吾人乃知萬物之生命初果。不由物質中來云。

夫流不過乎源。前已言之。花卉草木有生性焉。而爲之源者。雖至下之度。亦必與之等。又其上者曰動物。有覺性焉。而爲之源者。雖至下之度。亦必與之等。

又其上者曰人類。則不僅生活知覺運動。也有靈性焉。足以別是非辨善惡。分人我有文章。刑政教令賞罰。以爲之法度。有孝弟禮義忠信羞辱。以爲之道德。而爲之源者。雖至下之度。亦必與之等。至下之度。必相與等者。吾人之所能知也。而至高之度。達於如何境界。則非吾人之所能知也。不問其有可見與否也。而要於必有。不問其有形與否也。而要於存在。今吾之言。所以能達諸君之聽者。曷恃乎曰聲浪聲浪。則非諸君所能目覩也。他如電報之電。汽車之汽。皆非可以目擊者。物質且然。矧於性靈。

夫生命有自來而非物質所能胚胎矣。則謂草木變而昆蟲。昆蟲變而鳥獸。由是而更進。爲人猶可言也。而謂水土沙石之間。崛起有生之類。斷斷乎不可言也。吾人所履渾圓大地。粵自洪荒以前。淵際冥晦。有水與土而已。當此之時。而生物種子奚自乎。

有瑞典博士者。謂世界匪直地球生物。不僅草木地球。上生物種子。特他行星上之墮落者耳。然而有可疑焉。他行星有吸力乎。無吸力乎。無則其所載萬有不足自相維繫矣。有則雖有生物。不能墮落於地球矣。

博士曰。烏得無吸力。所以至於地球者。太陽光力輸送之也。然而又有可疑焉。太陽光力八方維均。安能爲彼生物種子作舟車哉。不僅於此。就共知者言之。地球而上太空之中。有冷氣焉。視寒暑表冰點而下二百四十度。而強嘗見隕石於地者。其始落也。赫然紅其及地也。默然黑而寒熱之不敵如此。則生物種子經此而過焉者。又安得而無恙乎。

卽不然。卽謂他行星上有生物焉。而種子傳來。吸力不之阻也。日光爲輸送也。空中冷度亦無以相傷也。然更有一言以爲問者。他行星上生物種子。又果何自而來。耶。謂甲行星原於乙行星。乙行星原於丙行星。丁行星推而極之。至最初之一行星之最初之一生物何自來。耶。何自來。耶。言者詞未已。壇之下。擊掌雷鳴。椽瓦爲震。嗽漉亦自以爲得生平所未聞。奧理哲言。豁人胸臆。猶芻豢之悅口腹也。

其人又曰。此生物種子之來源。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造物。

然更有一言爲諸君進者。有諸君聞其名而莫相識之一人焉。斯人非他。曰耶穌基督。耶穌

基。督。者。猶。太。之。賢。者。也。而。歐。西。各。國。人。士。皆。舍。其。各。本。國。之。古。聖。先。賢。而。獨。頂。禮。膜。拜。皈。依。奉。事。於。痛。癢。無。關。流。離。瑣。尾。而。不。得。善。終。之。一。猶。太。人。之。前。者。豈。其。皆。舍。己。芸。人。者。耶。抑。智。出。貴。國。人。士。下。耶。願。諸。君。慎。思。之。

會。既。畢。友。人。謂。嗽。瀦。曰。足。下。平。居。私。議。敢。訕。然。獨。斷。謂。宇。宙。無。所。謂。造。物。今。何。如。嗽。瀦。曰。嗟。乎。井。蛙。難。語。江。海。螻。蛄。不。知。春。秋。乃。今。知。所。見。之。未。廣。也。

宇宙論三 The Universe

嗚。呼。茫。茫。宇。宙。何。自。而。來。乎。其。有。始。耶。吾。不。得。而。知。也。其。無。始。耶。吾。亦。不。得。而。知。也。吾。但。知。居。今。之。世。闡。道。講。學。不。能。軼。出。乎。三。家。之。言。三。家。者。哲。學。科。學。宗。教。也。宇。宙。主。宰。之。說。宗。教。家。所。主。持。哲。學。科。學。無。不。持。極。端。之。反。對。似。不。足。爲。眞。理。矣。然。自。正。面。觀。之。則。倏。馳。而。自。反。面。觀。之。則。不。啻。爲。之。左。證。也。抑。以。直。接。言。之。則。否。認。而。以。間。接。言。之。則。無。異。代。爲。說。明。也。天。下。事。理。往。往。而。然。是。又。烏。可。不。察。哉。

夫。哲。學。之。論。宇。宙。也。曰。宇。宙。無。始。天。地。萬。物。一。循。環。之。局。Recurring Series 而已矣。嗚。呼。哲。學。固。多。眞。理。而。此。一。端。不。可。謂。非。智。者。之。一。失。信。如。其。說。則。前。乎。此。者。無。過。去。後。乎。此。者。無。未。來。時。無。分。乎。古。今。物。無。辨。乎。新。舊。要。皆。周。而。復。始。不。見。端。倪。往。返。迴。環。更。無。止。境。此。其。

立論固甚高而去真理亦愈遠姑以眼前之事證之。

此何時耶。此何處耶。電燈閃爍。萬籟無聲。著者乃濡墨拈毫。伏案遐想。宇宙一循環之局。今夕之一燈一案。與著者墨瀋毫端。文心才思。匪直三生有幸之緣。實且萬世難逃之數。而豈然哉。而豈然哉。

信如其說。則今日之我已不知循環幾許矣。億兆年前已過去。無數之我。億兆年後尙有無數未來之我。今茲之我不過其循環中之一圈耳。

且科學謂人類之原來於最低之動物。然則萬億年後。豈將以昂藏七尺之身。一變而蠕動。魚游再變而鳥飛。免逝更變而猿立。人行耶。此所謂自正面觀之則瞬馳。自反面觀之則不啻爲之左證也。此就哲學言之。宇宙必有主宰也。

抑科學之論宇宙也。一則曰天演。再則曰分力。 *Dissipation of energy* 天演以論其進行。

分力以論其結果。夫宇宙萬物既具有天演之性。則宇宙無始。天演亦無始。惟天演非終古恆在者也。倘宇宙由無始而來。則天地悠悠。以迄今日。於此苟無外界之力焉。輔相而挹注之。則天演行程其應闋焉休止也久矣。而何以綿綿至今。猶尙未已耶。 (即不然數千年前實尙進行) 是則天演未嘗無始。而宇宙亦必不能成一循環之局也。明甚。且天演必有演。

之者在。又安能自作始乎。（天演之義未盡。容他日更詳論之。）

分力云者。謂宇宙萬物之進行也。每趨於均熱之勢。蓋動生力。力生熱。而熱傾向於均平。及其終也。宇宙之力。八荒維均。而天地萬物。乃達於不復能自變更之一境。此科學家所公認。無待證而後信者。然有所謂「力之保存說」(Conservation of energy) 與此并存而不背。蓋保存云者。以量而言。均分云者。以勢而言。以量而言者。雖其勢傾向於均分。而力之全量。無加損以勢而言者。雖其全量。無加損而勢仍趨於均分。此其所以不背也。如地球中所具有之熱。千萬世後。將盡分佈於八荒。舉天地萬物。罔不如是。夫宇宙間之力。完全分散。須歷京垓歲月。固也。然究不可與無始同日語。無始者。無量數而不可思議者也。宇宙果由無始而來。則萬物所具之力。當去此千萬年前。早經達於均熱。而不復能自變更之一境也。必矣。尙安有團圞大地。旋轉於太空之中也哉。不然。則必有外界之力。輔相而增益之者也。不然。則宇宙不能無始也。此所謂以直接言之。則否認。而以間接言之。則無異代爲說明也。此就科學言之。宇宙亦必有主宰也。

然則宇宙問題。得下一最終之解決。曰。有始。何謂有始。宇宙不出於自然。原於一種之力。而有也。何謂宇宙大之日星。天地小之魚蟲沙石。舍所謂靈體 (Spiritual beings) 及非物質

Immaterial 外而所有萬物之總稱也。夫萬物之來也。非有所敦迫而出於不得已之情者也。若然而竟來焉者。是必原於一種之力也。且其既來也。又非塊然呆立亘萬古而不變者也。若是而苟有變焉者。則又必需及一種之力也。是力何力。曰非科學家所稱天然界之力也。天然界之力。力之固定者。而此則力之自由者也。液之流也。氣之定也。水遇冷而凝。冰物受熱而膨漲。是皆天然界固定之力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無時無地。莫不然。惟自由之力。則異是。欲行則行。欲止則止。液之流。氣之散。水冷凝。冰物熱漲。大苟自由。力出而干涉之。或欲反其常。經則天然界之力。未有不俯首聽命者。（其事之見於古經者。至不勝舉。）耳而後聽。目而後見。心而後靈。形而後存者。蓋指天然界之力而言。非所以論超乎天然界外之力也。超乎天然界外之力者。不耳而聽。不目而明。不心而靈。不形而存。（其理容後證之。）迥非天然界力所得相提而并論也。是之謂神。或曰造物亦通。

造物者。宇宙無二者也。何以言之。曰星天地其構造也。原質同。其相維也。攝力同。其彌漫普及也。發光之以太同。如此類者。不可勝計。故曰宇宙真宰一而已。

乃或者曰。造物於太初之際。開闢宇宙。何以數千年來不見。更有設施乎。曰此非吾之所能知也。惟推詳哲學科學兩家之理。而謂宇宙之上。無有造物。天地萬類。猶能無始無終。運行。

於。天。然。界。固。定。不。變。之。力。之。下。則。吾。所。必。不。能。信。而。亦。兩。家。所。必。不。敢。斷。言。者。此。則。吾。之。所。深。知。也。

本書諸論皆出於著者一己之揣想。惟此論非也。（造物論係述某博士演詞。亦非著者之意。）前歲就廣學會編輯之職。譯「景教真理」一書。囿於原文。限於才力。所就諸稿。吾自讀之。亦多格格不可通。至今引爲憾事。然作者輿理哲言。究不可沒。今廣採其義。而達之以不文之辭。以餉同學諸君。附誌顛末。俾知所拜賜耳。

著者識

眞我論四 The Real Igo

明月柴門之外。偶來剝啄之聲。內有詰之者。曰。誰外有應之者。曰。我。昏夜深巷之中。倏見徘徊之影。此有詰之者。誰彼有應之者。曰。我是人。皆以我爲我也。而不知其實非我也。夫我明明有四肢也。有百體也。烏得謂爲非我乎。然而四肢者。我之四肢也。非我也。百體者。我之百體也。非我也。質言之。不得指手。謂爲我手。爲我之手。非手。卽我也。不得指足。謂爲我足。爲我之足。非足。卽我也。不得指耳目鼻口。謂爲我耳目鼻口。爲我之耳目鼻口。爲我之口。未可指其一端。而認以爲我也。

合四肢百體而謂之身。身者我之身。不得誤身以爲我。如我欲作一事也。則我驅我之身作

我所欲作之事。我使之作。則作。不使之作。則止。是身也。者待命於我者也。我則居身之內。操身之權。我非身。身亦非我。司思慮意念者。謂之腦。腦者我之腦。又不得誤。腦以爲我。如我欲思一事也。則我運我之腦。思我所欲思之事。我欲其思。則思不欲其思。則止。是腦也。者聽令於我者也。我則居腦之中。司腦之用。我非腦。腦亦非我。

是故躬行者。乃我之躬。所行不得認之爲我也。腦想者。乃我之腦。所想不得認之爲我也。士可殺不可辱。蓋可殺者。我之躬。與腦而不可辱者。我之所以爲我也。身雖死。腦雖裂。我之爲我。固自若也。然則所謂我者。果何在哉。則所謂性也。魂也。靈也。儒者謂之性。佛者謂之魂。景教家謂活潑永存之靈體也。無形無體無色無象無聲無臭者也。求之於形體色象聲臭之中。則無我。求之於形體色象聲臭之外。則有我。誤而以有形體色象聲臭之我爲我。則非我。悟而以無形體色象聲臭之我爲我。則真我也。

昔有懶殘和尚危坐時。鼻涕恆垂寸許。寺人某見而譏之。和尚云。我安有閒工夫。爲俗人拭涕哉。以形骸爲俗人而不認之爲真我。可與本論相發明者也。然則吾人之據科學一方面。理由而遽斷人類無所謂靈魂者。至是亦不敢自信。噫。一坏黃土。萬壑松風。荒野九原。孤寂如鶩。轉瞬間事耳。當此之時。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尙在不可知之數。今有槍戟橫。